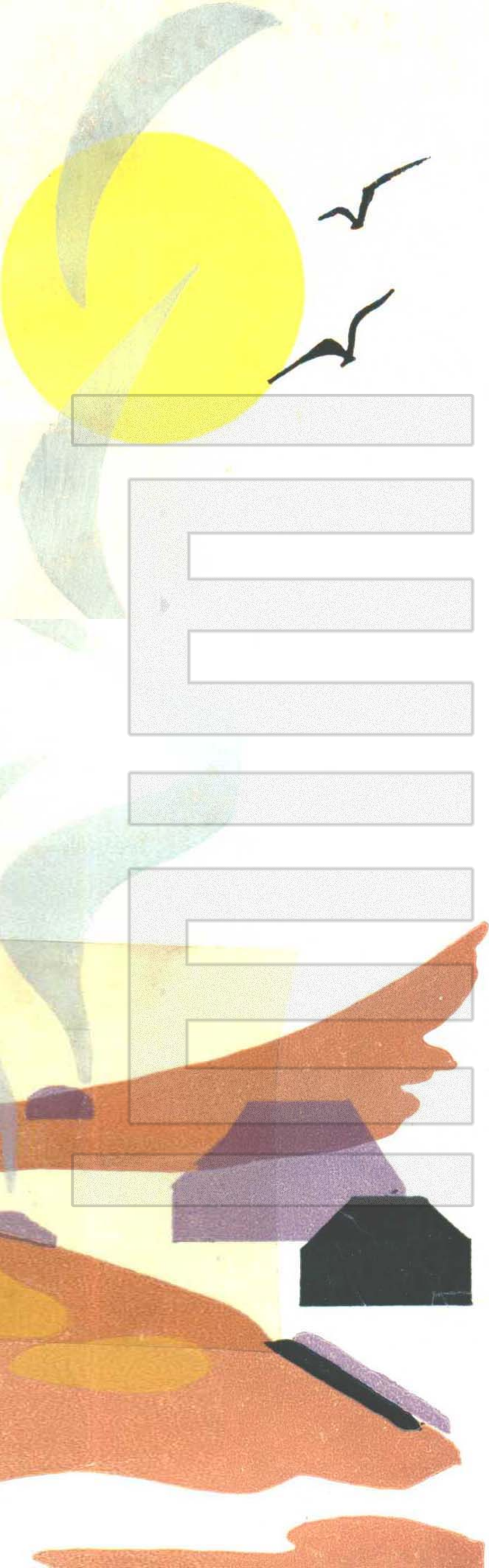


帕米尔情思

戴德佩

新疆人民出版社



帕
米
尔
情
思

戴德佩

新疆人民出版社

帕 米 尔 情 思

戴德佩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喀什日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3.625印张 80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8-01134-1/I·397 定价, 1.15元

目 录

帕米尔情思	(1)
高原柳	(8)
暖雪	(15)
葱岭八月红杏香	(20)
果乡寄语	(26)
新枝翠叶石榴红	(30)
独向昆仑寻紫柰	(34)
昆仑游	(39)
昆仑泪泉	(44)
古城莎车访彩绸	(48)
大漠酒花香	(53)
盛世安边说异瓜	(60)
绿满莎车	(66)
萧萧胡杨	(71)
古城夜莺飞向世界	(77)
沙枣花飘香的时节	(93)
我所认识的陈青	(98)
附：凝在笔端的追求	(105)
后记	(111)

帕 米 尔 情 思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这话大致是不错的。大凡美好的事物，给人的印象总是深刻的。离开帕米尔高原已经有些时日了，但生活在那里的塔吉克族人的朴实的形象，却久久地居留在我心房里，不时敲击着我的心扉。

位于“世界屋脊”的塔什库尔干县，是我国唯一的一个塔吉克族自治县。祖国大家庭中的10000多名塔吉克族人民，几乎全都聚居在这葱岭的深山峡谷之中。

9月，正是帕米尔最美妙的时节。高原上那特有的山色湖光，迷离扑朔，令人目眩。一座座巍巍冰峰，云遮雾绕，似一群群天降的仙姑，舒袖曳裙，婆娑起舞，缥缈俊逸；一汪汪静静的湖泊，闪金烁银，如一面面洁净的宝镜，镶嵌在冰山雪岭之间，映照出雪山冰峰的绰绰风姿。草原上，绿草丛中，盛开着不知名的野花，红的、黄的、白的……花团锦簇，犹如一张偌大的地毯，铺垫在山脚下、湖泊边。一队队毛色杂陈的牛阵羊群，恰似一幅精巧的图案，织缀在开满鲜

花的地毯上，给人以玄妙的动感……

帕米尔大自然的佳景丽色使我流连，然而，耕牧在这湖光山色中的塔吉克族人民，更使我倾心。

我仔细观察，发现塔吉克人是极爱美的。首先引你注目的，是有着特殊风采的服饰。塔吉克族牧民，无论男女，都头戴富有高原山乡特色的帽子。男子一般是用较好的黑平绒缝制的圆形高帽，翻边的帽沿是用黑羊羔皮围起来的，帽沿四周用各种色彩鲜艳的丝线刺绣成各种花纹图案，耀眼夺目；女子通常戴着用白布做成的圆形小帽，帽后的后半部垂有一块夹的或棉的后帘，冬天拉下，能紧紧遮住后颈、两耳和面颊。女子出门时，帽外披一块大头巾，给人以“不见庐山真面目”的朦胧美感。更叫人啧啧称羡的，是塔吉克妇女佩戴的各种银珠玉饰。发辫从上到下，装有纽扣式样的银质或贝壳饰物。盛装时，在帽沿上加缀一排小银链，戴大耳环，颈绕数道项链，胸前挂佩名为“阿勒卡”的圆形大银饰。这些色彩艳丽的饰物，配上花色鲜亮的裙衫衣着，熠熠生辉。再看脚下，塔吉克人穿的“乔绕普”（毛线袜），是聪慧的塔吉克妇女用羊毛纺线织成的，图案花纹，色彩斑斓。配上高腰统靴，花边外露别有姿色。

塔吉克人的服饰美，心灵更美。

帕米尔群峰矗立，山高谷深。陌生的游客在高原上漫步，没有向导是不行的。我和翻译艾衣提在拉衣布拉克牧场小住了几天以后，准备继续前行时，牧场的负责同志为我们找来了牧民柯克里，担任我们的向导。

柯克里约模40岁年纪，一副典型的塔吉克男子汉形象：

浓密的眉毛，黝黑的脸膛，高耸的鼻梁，鼻头略向下勾，显得两眼有些深陷，给人一种英俊、威武的印象。

我们一行三人骑牦牛向雪山深处进发。一上路，柯克里立即放开他响亮的歌喉，顷刻，群山响起空旷、深邃的回音。翻译艾衣提是塔吉克族第一代大学生，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他给我翻译说，柯克里的唱词大意是：

雪山是我可爱的家乡，
山顶有美丽的雪莲开放，
河谷中生长着茁壮的庄稼，
草原上奔跑着成群的牛羊。
我的心已飞向蓝天白云，
象翱翔的山鹰一样。

.....

我们穿沟越谷，来到了一座雪山脚下。柯克里跳下牦牛，解下牛身上的配鞍，放在路边的一块大石头上，然后把牦牛赶至山窝里的草场上，徒步带领我们前行。

面前高高耸立着一座雪山大坂，抬头不见山顶。柯克里的举动我是可以理解的，他是为了爱护牧场上的牦牛，雪山大坂过陡，防止牦牛发生意外。然而，我却十分担心他解下的物件。当我说出疑虑后，柯克里爽朗地笑了。他说：“我们塔吉克人从来就有这样的习俗：别人放下的东西或丢失的物件，旁人是绝不会拾捡的。如果有人行路失落了东西，过往路人看到了，要把它放在路边显眼的地方，失主回来寻找，一眼就可以看到。”

柯克里说这些话时是平静的，就象眼前的皑皑白雪，洁

净无瑕，晶莹闪亮。在县城时，公安局的负责同志曾怀着欣喜的心情告诉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监狱里很少关有犯人，最近三年来，连一个犯人也没有了。这在全国县级监狱，恐怕是绝无仅有的。

此后，我听人给我讲述了许多动人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这年冬天，帕米尔雪裹冰封，一辆军用汽车给驻守在这里的边防部队运送物资。到了驻地，驾驶员发现行李丢失了。他万分着急，帕米尔高原上的冬夜怎能没有行李呢！他打算开车返回去寻找。正当他发动汽车时，一个塔吉克族牧民扛着行李，踏着车轮辙印找上门来了。驾驶员欣喜若狂，拉着这位牧民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而这位牧民却转身大步走出营房，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

在和塔吉克族人的相处中，我不时为他们路不拾遗、助人为乐的精神所感动。

在布仑木沙公社住了两天，我们决定到高山牧场去看看。这天清晨，我刚起床，就见阿克毛拉老人坐在院中的毛毡上，似在等候什么。阿克毛拉是公社管委会牧业生产委员，他为人诚实厚道，不多言语，但对全公社的牧业生产情况却了如指掌，他不看笔记本，能准确地说出牧业发展的各种数据。他身板硬朗，坐在那里就象铁铸的一样。

翻译艾依提告诉我，阿克毛拉要陪我们一同去牧场。我很高兴，有他同往，一定能多了解不少情况。喝完奶茶，阿克毛拉在腰间缠起一道道毛绳，领我们上路了。

去高山牧场，既不能乘马，又不能骑牦牛。我们顺着雪

水冲击的山谷，沿着羊群踏成的小道，一步一步向上攀登，不到一个时辰，全身就汗湿淋淋了，不得不脱下棉衣，轻装赶路。阿克毛拉看见了，便解下身上一部分毛绳，非要我们把棉衣放下；然后，他用毛绳把棉衣捆在一起，背上走了。

阿克毛拉已经是50来岁的人了，不畏山高路险，陪我们前来牧场，已经十分感谢了，怎好又麻烦人家，加重他的负担呢！我说出了这个意思，翻译艾衣提向我解释说：“我们塔吉克人就是这样的习惯，别人的困难，就是自己的困难，不帮助是不道德的，你要拒绝，他会生气的。”

“不帮助别人的困难，就是不道德。”我正在细细思索着这道德的高标准，面前高高耸立的一段悬崖挡住了我们的去路。阿克毛拉走在前面，只见他脚踏石节，手扒石缝，轻捷得象只攀援的猴子。他爬上山顶后立即从腰中解下毛绳，甩下崖底，要我捆在身上，把我拉下去。我犹豫着。艾衣提抬起绳头，不由分说，绕结在我的身上。我凭着毛绳的提力，手扶石壁，艰难地爬了上去。到了崖顶，我满头大汗。看看阿克毛拉，豆大的汗珠正从他头上滚落下来，眼里露出惊恐的神色。原来，他在替我捏一把汗呢！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慈爱的父亲。孩提时代，一天，父亲带我去游乐场玩耍。不知怎的，我一时对秋千发生了那么强烈的兴趣。我试着双脚蹬在踏板上，双手紧握边绳，晃晃荡荡，越荡越高。不好了，我头晕目眩，天和地都跟着转动起来。我叫喊父亲快来扶我，父亲边走边叫我：“抓紧绳子，不要松手！”等我走下秋千，见父亲的脸颊上沁出了颗颗豆粒般的汗珠。

到达高山牧场，夜幕已降临了。走了一天的山路，急需找

个住处休息。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在谁家吃住作客，倒成了一件为难的事。

牧民们听说我们来了，纷纷邀请我们到家中去住。他们说：“北京来的客人到我们山里来，山上的雪鸡也在笑呢！”

（塔吉克牧民十分景仰祖国的首都北京，他们把从远方来的汉族客人一律称作“北京来的客人”，以示对客人的尊重和敬爱）有个老汉捷足先登，把我们的提包拿走了。按照塔吉克人的习俗，谁家拿到了客人的行装，客人这晚就得在谁家作客。拿走我们提包的老人名叫肉孜阿洪，我们只好随他而去。但是，刚坐下一会，沙发尔又来邀请，说饭菜都准备好了，无论如何要去。接着，两家主人就激烈地争执起来。

“高山上的黄羊跑得还有快有慢呢！”肉孜阿洪音色宏亮，说话时手助语势，精明强干。“谁叫你不快些拿走客人的提包？”

“肉孜大哥，这是过时的习惯了。”沙发尔约50岁上下，比肉孜阿洪小几岁，两撇斯大林式的胡子翘向嘴角两边，说话时眉毛、胡子一起抖动，十分风趣。“我刚从羊群回来，听说来了北京客人，就吩咐家里作饭等候。我比最快的黄羊跑得还快，这不，你家才生着火哩！”

……双方争执不下，都来征询我们的意见。我们觉得沙发尔家已经准备饭菜，盛情难却，决定去他家吃饭，再回到肉孜阿洪家住宿。

沙发尔乐得胡子翘得更高了。他右手抚胸，口中念念有词：“真主保佑！我说今晚的月亮怎么这么亮呢，原来有

北京客人智慧的光芒。就请贵客起身。”

在沙发尔家吃毕丰盛的晚餐，回到肉孜阿洪家就寝。我躺在温暖的羊皮褥子上，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睡。柯里克、阿克毛拉、沙发尔、肉孜阿洪，还有众多相识和不相识的塔吉克男女老幼，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纯净心灵，交替迭印在我记忆的屏幕上。从此，我心房的门扉常有塔吉克人在叩响。他们象是要审视我心灵的每一个角落，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我也时时袒胸露怀，让他们清除我心头的尘埃，使自己的心地象帕米尔冰峰雪岭一样晶莹闪亮。

我思念帕米尔！我思念帕米尔人！



高原柳

在号称“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漫行，极少见到高耸挺拔的白杨，映入眼帘的，常是簇簇丛生的银柳——人们称之为高原柳。这种柳与“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的河柳不同，泛着灰白色光泽的树干上，枝条直立，叶片狭长，密密扎扎。在“石头城”塔什库尔干的街沿上，在河谷牧场的水渠边，在塔吉克人的屋舍旁，这高原柳枝叶相映，亭亭而立，象是还沉浸在梦幻世界的少妇，静思默想。它虽不及“绿丝条弱不胜莺”的江柳那般柔媚多姿，但也怪惹人怜爱的，特别是当我听了这高原柳的动人传说以后，在爱怜中又增加了几多敬意。

高原天寒，春姑娘姗姗来迟。5月，这人间的美人越过千山万水，终于来到了这冰峰林立、雪山耸峙的帕米尔高原。这时节，雪化了，水流了，草青了，花开了，高原上生机勃勃。山野里，牧场上，牛阵嬉逐，羊群欢叫；河谷中，峰岭间，雪鸡掠翅，山鹰绕岩。举世闻名的慕士塔格雪峰，

象位酣睡刚醒的少女，偎依在春日骄阳的怀抱中，羞得满面通红，笑看着高原美景。

这天，我随宣传部长老安和大夫苏玉兰夫妇，应邀到雪山脚下的牧场去参加塔吉克族青年的婚礼，倾听那高亢激越的鹰笛，观赏那宛似山鹰展翅的鹰舞。老安是随解放大军进疆的老战士。这位黄土高原上山民的后代，身材墩实，性格豁达，从部队转业后，即来高原工作。20多年的雪山紫外线的照射，脸膛黑里透红，油光闪亮。他常出入塔吉克牧民的帐篷房舍，能讲一口熟练的塔吉克语。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新的科学知识，塔吉克人亲昵地称他是“我们的部长”。苏玉兰是位来自姑苏城里的女医生，初来时，她还是年轻的姑娘，犹如江南水柳，袅袅娜娜，倩影绰绰；如今，帕米尔的风雪已染花了她的鬓发，更增加了几分她那端庄娴雅的气度。她曾经是我采访的对象，我以《高原红医》为题，在报上发表过她先进事迹的通讯稿。今天应邀作客，她还是个主角哩！

我们一行三人，策马扬鞭，沿着塔什库尔干河谷南行。环顾四野，我仿佛置身在高原行牧的画幅中。河谷里，如茵的绿草间，不知名的野花竞相开放，红如火，白似荼，黄象菊。羊群牛阵，点缀其间，就象一幅巨大的绿绒毯上织绣的动物图案。有“雪山之舟”美称的牦牛，生性好高。他们不愿在平地牧场上混迹，而喜在雪线下的山坡上寻食芳草，不时抬起毛茸茸的头颅下看，大有一览“群羊小”的傲态……

我发现落伍了，急马赶上去。在巍巍的冰山雪岭间，陡见一峰拔起，高入云天。那赭红色的山岩，峻峭嶙峋。老安

指着这山峰说：“你听说过公主堡的故事吗？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公主堡。”

啊！公主堡！我惊喜万状。这就是唐玄奘在《大唐西域记》里讲述的那个公主堡吗？这就是英国学者斯坦因在《西域考古记》中记叙的那个公主堡吗？公主堡，一个神奇传说的遗址，古往今来，吸引着多少中外游客啊！

“你或许在古书杂记中读到过关于公主堡的记载吧？”老安打破沉默，“但是，流传在塔吉克族人民中间的传说，才生动感人呢！”于是，他用陇西乡音讲述了这富有神奇色彩的公主堡的故事。

在那遥远的年代，一天深夜，月朗星稀。波斯国王梦见一位姑娘，丽冠艳服，雍容华贵，美貌非凡，状似天仙。国王询问姑娘来自何方，姑娘舒袖施礼，答道：“来自东方太阳升起的国度。”国王醒来，如醉如痴，寝食不宁，时时不忘梦中人。他急派两名大臣，向着太阳升起的东方，前去求亲。两位大臣历尽艰辛，行经万里，来到中国，拜见皇上，献上求亲书信。中国皇帝被远方国王的赤诚之心所感动，许嫁了公主，并派一批男女侍从跟随出国。两位大臣护卫公主西行，途经帕米尔，不期遇到战争，道路被阻，无法前行。为保护公主，大臣和侍从们就找一个险峻的山岭，筑起城堡宫室，让公主安住在城堡内。过了几个月，战事平息，两位大臣求见公主，请她继续西行。可是，此时公主已有身孕。两位大臣惊吓异常，立即刑讯侍卫。无奈，公主身边的一个宫女如实招来，说是每天正午时分，就有一位美男子，从太阳上下来，与公主相会。两位大臣听了，毛发倒竖，商量

道：“这如何是好？回去，难免有杀身之祸，不如留居此地。”后来，公主生了一个男孩，英俊潇洒，聪慧过人，大家就奉这个男孩为王。公主协助国王操持国事，使邻国臣服，人民安居。时代更迭，日月沧桑，塔吉克族自称与汉族有血缘关系，而称其祖先是“汉日天种”，意即汉族和太阳神的后代。

我听迷了，多么诱人的传说啊！同宗共祖的塔吉克族同胞们，你们把这个故事世世代代相传了一千多年，不正体现了我们中华大地各兄弟民族之间的血肉情谊么？！

我立马山脚下，面对公主的行宫，思绪象雪山顶上的行云奔涌。苏大夫走近我的身边，用她那如唱如吟、婉转动听的吴调细语：“记者同志，想什么呢？据说，公主临行前，折了几枝柳条带在身边，愿自己和东方柳一样，不择条件，在异域他乡扎根生长，枝繁叶茂。你看，这丛丛簇簇的高原柳，相传就是公主带来的柳枝繁衍生长起来的。”

我瞪着眼，张着口，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随着苏大夫的手指看去，山谷中，河岸边，那高原柳依依袅袅，似含无限深情，向高原行旅颌首致意。这姿容已变的高原柳，你们祖先是在大江之畔，还是黄河之滨？是宫墙御柳，还是长桥垂枝？高原柳啊！帕米尔的风雪为你披上了银色的素妆，你又为帕米尔增添了多少春色！

我们松缰信马，继续前行，来到了牧场上的一一个小村落。一行行枝叶扶疏的高原柳，遮掩着一座座塔吉克式的房舍。新娘家到了，主人一家站在屋门前欢迎客人，口中连连说着传统的祝词。对于我们的来临，主任显得特别高兴。

听到话声，盛装的新娘突然跑了过来，紧紧拉着苏大夫的手，娇羞中带着兴奋，说“苏阿姨，前天给你送去信，我就想着你会来的。阿姨来了，我真高兴。”说着，用后脑勺摩挲着苏大夫的前胸。面颊白晰中透出粉红，酷似冰峰上初绽的雪莲。那种亲热劲儿，就象久别重逢的母女，情意缱绻，絮语绵绵。

我惊愣地看着她俩，又用迷惑的眼光看了看老安。因为我知道，塔吉克族姑娘的嫁日，新娘要头罩面纱，是羞于见人的。

老安欣慰地扫了一眼苏大夫和新娘，朝我嘿嘿一笑：“你还不知道吧！新娘就是哈力姐呀！你那篇稿子中，不是写过她吗？”

噢，我记起来了。在通讯《高原红医》中有这样一个情节：牧民瓦力斯的妻子难产，已在炕上翻滚了两天两夜。瓦力斯邻居的一个小伙子，飞马奔向医院，请来了苏大夫。产妇胎位不正，苏大夫双膝跪坐在产妇面前，扎针，按摩，正位……从黄昏忙到深夜，从深夜忙到黎明，头上的汗擦了又流，身上的衬衣干了又湿。当朝阳染红雪山顶峰时，婴儿诞生了。然而那是什么样的女婴啊！全身乌紫，不会哭叫，奄奄一息。苏大夫尽其所能，从死亡线上夺回了女婴的生命。婴儿出生后，产妇心衰力竭，奶水断流，无法哺育。当时，苏大夫生完女儿还没有休满产假，就把这个女婴带在身边，用自己的奶水加上汗水，抚养塔吉克族的后代。一年以后，我去采访苏大夫，在她家里见到了这个取名叫哈力坦的小女孩。这天是塔吉克族的火把节，哈力坦母女是特意来看望苏大夫的。

那时，苏大夫的女儿已能甜甜地叫唤“妈妈”了。而牙牙学语的哈力坦，也跟着汉族小姐姐，一迭声地喊苏大夫叫“妈妈”。记得那篇通讯稿是这样开头的：“妈妈——一个多么崇高而神圣的称谓！”想不到，如今哈力坦已临婚期，成为帕米尔高原的一代新人了。可不是吗，掐指算来，二十多个春秋过去了。岁月的雕刻刀，不是已在苏大夫、安部长的额头上，留下深深的印痕了么！

按照塔吉克人的习俗，结婚这天，男方亲友簇拥着新郎，骑马到女方家来迎新娘。这时，女家却闭门不纳。这时女方家的幼辈，要隔门询问新郎一番，多是试探新郎诚意的。新郎要恭谨回答，不可造次。回答完了，新郎要献上些许礼物，诸如几方手帕，一些糖果，方可赢得大门洞开。于是，新郎拜见岳父、岳母和女方长辈，行礼如仪。饭后，女方送亲的人和男方迎亲的人一起，拥着新郎和新娘到男家。现时，女方亲友笑语喧哗，静等新郎的坐骑到来。

我的心潮难平。公主堡的故事，高原柳的传说，安部长的音容，苏大夫的慰藉，哈力坦的喜悦，象一颗颗五彩石子，投进我的脑海里，激起阵阵涟漪。我走出新娘家门，来到屋旁的柳树丛中。我默默地巡视着一株株高原柳，只见它们枝干挺立，迎着冰峰雪岭投射来的寒光冷气，显得那般坚贞、高洁、傲岸。啊！高原柳，你这帕米尔的精灵，你是汉族和塔吉克人亲密团结的象征。苏大夫、安部长、还有那众多生活、战斗在这“世界屋脊”上的汉族军民，不正象一株株壮茂的高原柳么？为建设高原，保卫边防，他们和塔吉克族同胞一起，迎着帕米尔高原的风雨冰雪，日日夜夜，团结